

“三言”标目异文考论

李 小 龙

本文所言的异文并非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而是“三言”各卷标目在目录与正文中的差异^①。整理者一般将这种异文当作刊刻之疏误而自动过滤或修正,研究者也少有留意。其实,通过细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在“三言”的目录、正文及插图中,某些异文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对此进行深细的考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三言”成书过程中的某些问题。

一、关于“三言”正文注引标目的探讨

“三言”因为纳入了大量的宋元旧篇^②,所以,其标目的来源自然亦与宋元话本的标目有关;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不少明代早期的作品与虽产生于晚期但“可以肯定不是冯梦龙自己编写的作品”^③。也就是说,“三言”最终呈现出来的标目形态应该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非冯梦龙一手所创,他只是进行了改编与整齐修订。我们从“三言”的正文文本中寻找其早期标目的痕迹,勘成下表,以便比照。

“三言”通行本标目	正文注引标目	备注
喻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	引简同
喻2: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桩奇事	引简同
喻7:羊角哀舍命全交	注:“一本作《羊角哀一死战荆轲》”	注
喻10:滕大尹鬼断家私	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乃是《滕县尹鬼断家私》	引同

①本文引用“三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喻世明言》(许政扬校注)、《警世通言》(严敦易校注)、《醒世恒言》(顾学颉校注)为主,此有遗漏者,参以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本,下不注。

②“三言”中收入宋元旧篇的数量学界迄无定论,聂付生梳理了各家看法,确定有二十三篇当为宋元旧篇无疑,其他十八篇尚可存疑。参见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97-212页。

③程毅中《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一文有精到的论述,参见程毅中:《明代小说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253页。

(续表)

“三言”通行本标目	正文注引标目	备注
喻 13:张道陵七试赵升	看官,我今日说一节故事,乃是《张道陵七试赵升》	引同
喻 18:杨八老越国奇逢	闲话休题。则今说一节故事,叫做《杨八老越国奇逢》	引同
喻 28: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唱本说唱,其名曰《贩香记》	引简异
喻 29:月明和尚度柳翠	这一回话,唤做《显孝寺堂头三喝》	引异
喻 30:明悟禅师赶五戒	这段话文,叫做《三生相会》。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乃是《明悟禅师赶五戒》,又说是《佛印长老度东坡》	引同
喻 35: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这便唤做《错封书》,下来说的便是《错下书》	引简异
喻 39: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引同
警 1: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这回书,题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引同
警 2: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如今说这《庄生鼓盆》的故事;结尾诗“请看《庄生鼓盆》事”	引简同
警 8:崔待诏生死冤家	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注
警 11:苏知县罗衫再合	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	引异
警 12:范鳅儿双镜重圆	此段话题做《交互姻缘》,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时又有一事,叫做《双镜重圆》	引简同
警 14: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注
警 19:崔衙内白鹞招妖	注:“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	注
警 20:计押番金鳊产祸	注:“旧名《金鳊记》”	注
警 21: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则看他《千里送京娘》这节故事便知;这段话,题做《赵公子大闹清油观千里送京娘》	引简同
警 23:乐小舍拼生觅偶	注:“一名《喜乐和顺记》”	注
警 24:玉堂春落难逢夫	注:“与旧刻《王公子奋志记》不同”	注
警 29: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话名《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引同
警 34:王娇鸾百年长恨	如今再说一件故事,叫做《王娇鸾百年长恨》	引同
警 35:况太守断死孩儿	这一家小说,又题做《况太守断死孩儿》	引同
警 37: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	引简同
警 38: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在座看官,漫听这一本《鸳鸯刎颈会》	引简同
醒 1: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今日说一段话本,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引同
醒 2: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引同
醒 4:灌园叟晚逢仙女	列位若不信时,还有一段《灌园叟晚逢仙女》的故事。	引同
醒 5:大树坡义虎送亲	注:“一名《虎媒记》、又名《虎报恩》”	注

(续表)

“三言”通行本标目	正文注引标目	备注
醒 8: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今日听在下说一桩意外姻缘的故事, 唤做《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引同
醒 9: 陈多寿生死夫妻	这回书唤做《生死夫妻》	引简同
醒 16: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这段话叫做《强得利贪财失采》, 正是: 得便宜处失便宜。如今再讲一个故事, 叫做《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引同
醒 28: 吴衙内邻舟赴约	这回书唤做《吴衙内邻舟赴约》	引同
醒 33: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注: “宋本作《错斩崔宁》”	注
醒 34: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这段话叫做《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引同
醒 37: 杜子春三人长安	这叫做《杜子春三人长安》	引同
醒 38: 李道人独步云门	今朝偶读《云门传》, 阵阵薰风透体凉	引简异
醒 40: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因在下今日要说一桩《风送滕王阁》的故事	引简同

此表共涉及“三言”四十篇作品, 总的来说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原标目下的注文, 注出旧题或别名, 备注栏标“注”字, 共九种(数字代表原在“三言”各集中的卷数); 余者便是正文中以说话人的口气点出所说故事的题目^①, 类似说书或演出之“招子”, 备注栏标“引”字。

以前者论, 作“宋本”、“古本”、“旧刻”者有六种, 皆当为来自宋元旧篇者; 而标有“一本作”字样者则未必, 但也可肯定是冯梦龙改编而来、当时即有不同名称流传的话本, 从标目的对比也能看出其演变之迹。如《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下注云“一本作《羊角哀一死战荆轲》”, 这个“一本”很可能是指《清平山堂话本》, 因为后者所选此篇名即为“羊角哀死战荆轲”, 考虑到现存《清平山堂话本》二十七篇中, 有十一篇亦见于“三言”^②, 可以想见, 冯氏所作或许与前者有同样的来源, 但直接改编自前者的可能性也很大。美国学者韩南曾指出, 《清平山堂话本》中《欽枕集》可能是明代文人的作品^③, 笔者也曾注意到其标目文字的整齐与相邻两则的对偶, 此《羊角哀死战荆轲》下则为《死生交范张鸡黍》, 虽然对得并不十分工整, 但在当时的双对回目

①这种情形共有三十处, 其中有十处名目与“三言”篇名不同, 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当时存在过的旧本, 但却似未引起学界注意, 如陈桂声《话本叙录》(珠海出版社, 2001年)收录极全, 每条亦备载异名, 然于这十处例却几乎一则未录, 仅《刎颈鸳鸯会》一条述及(第187页), 但亦未注意到冯氏录名作“鸳鸯刎颈会”(石昌渝点校《清平山堂话本》对勘甚细, 然于此名之不同亦未校出)。

②也许, 现存“三言”中并不止此十一篇来自《清平山堂话本》, 因为后者本有六十篇, 今所知仅二十七篇又两篇的残叶, 按正常逻辑推测, 佚去的三十一篇作品中, 当然也会有与“三言”相同者, 现在“三言”俱存, 那些篇目自然亦存, 但却无法判定具体篇目了。

③参见韩南撰, 尹慧琨译: 《中国白话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第57-59页。

中也可以算过关了,而后者同时被冯梦龙收入了《喻世明言》,却没有被安排在与前者相对应的卷八,而是另编写了一篇《吴保安弃家赎友》来与前者组成对仗。可能冯氏认为此二目对得不工,但又不好改动,便进行了移置,从而对标目也进行了修改。

就其余三十一篇正文中引用标目的情况来看,还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只用了现用标目的一个核心成分,类似于简称,这类有十二篇,备注栏标“引简”;余十九篇均为引全名者,仅标“引”字。无论所引为简名还是全名,视与现用标目相同与否(简名指核心词之同异),分为“同”、“异”二类。

先看与原名相同的两类二十六篇。其中十七篇全同者,自然应当是冯氏写作或改编时引用了自拟之名,不大可能是原本说话名目的留存,因为“三言”篇名奇偶相对,绝非可以勉强凑来,而是经过了整齐工作的,这十七个名目当然不会恰巧都可凭原目形态找到十分合适的对偶题目,更何况《醒世恒言》前二卷一组的对偶标目恰恰同在这十七例中。以此返观另外九例引简名而同于原目者,也可推测其当为冯氏所整齐,只是他以简称代替了全名而已,如以《庄生鼓盆》代《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以《双镜重圆》代《范鳅儿双镜重圆》,以《千里送京娘》代《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以《生死夫妻》代《陈多寿生死夫妻》,以《风送滕王阁》代《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甚至是《珍珠衫》、《金钗钿》,都当是从全名中节来,而非冯氏所据底本即有此名、冯氏反据此而添补为全名者。

所以,值得探讨的是两种“异”类的情况。

三篇“引简异”当与前边注出异名者相同,《喻世明言》卷三十五文中说“下来说的便是《错下书》”,这个名目实为宋元话本的旧目,不但被收入《宝文堂书目》及《也是园书目》(名为《简帖和尚》)^①,而且周密所记宋官本杂剧中即有“简帖薄媚”^②,可知相传已久。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云“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唱本说唱,其名曰《贩香记》”,知此篇曾以《贩香记》的名目流传,冯氏钩陶整合,遂成今日。而卷三十八的《李道人独步云门》已可确定当改编自明代说唱作品《云门传》^③。另两个“引异”的情况亦颇同,《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云“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可知为冯氏改编,其目亦有更动,以与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对偶。

还有一篇是《喻世明言》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正文云“这一回话,唤做《显孝寺堂头三喝》”,此目牵涉稍多,可与其他相关数篇合而论之。

①参见晁琛:《宝文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②周密撰,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07年,第246页。

③详参韩南《〈云门传〉从说唱到短篇小说》(1973)一文所论,引自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2-114页。

《警世通言》卷三十五《况太守断死孩儿》入话用了玉通禅师事，入话结束时云“如今再说个诱引寡妇失节的，却好与玉通禅师的故事做一对儿”。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编者原是想将这两则故事编为“一对”的，后来发现今本卷三十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与此偶对更为恰当，便把《况太守断死孩儿》撤了下来，放到了《警世通言》中去。不过，《明悟禅师赶五戒》也是在正文中提到有异名的，其入话引过“三生相会”事后说“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乃是《明悟禅师赶五戒》，又说是《佛印长老度东坡》”，此语先提到原题，属前所论与原题相同之例，故可肯定出自冯梦龙之手，那么，下边的“又说是《佛印长老度东坡》”也很可能是冯氏所加，因为此篇故事历来所载名称甚多，如《宝文堂书目》载“五戒禅师私红莲”，又有“红莲记”^①，《清平山堂话本》引为“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绣谷春容》和集卷十二引作“佛印东坡二世相会”，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卷九引为“红莲女淫玉禅师”，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九引为“佛印东坡二世相会传”，却从来没有“佛印长老度东坡”这个名目^②。而且，就“三言”来看，也没有在文中列出两个全名的例子。如果这两个名目都是冯氏所拟，而作品最后使用了前者，可以推测后者当为冯氏先拟之目，那为什么又有改拟，其原因可能是《月明和尚度柳翠》一篇本来计划与《况太守断死孩儿》组对，后来进行了调配，这两则组合在一起，它们标目核心的谓语动词重复使用了“度”字，故此必有一目需要更换，于是便有了“明悟禅师赶五戒”的标目。其实，这个新目不如旧名确切并夺人耳目，因为此篇虽然从文本来看是讲明悟、五戒二人修行事的，佛印与苏轼不过是他们转生之一世而已，但从故事源流与撰者文心所向而言，却还是瞩目于大众喜闻乐道的苏东坡故事，也正因如此，冯梦龙才不舍得就此放弃，便敝帚自珍地把它放在正文中。从这里可以推测，《显孝寺堂头三喝》的题目为冯氏所拟的可能性很小，可以想像，如为与下卷组对之前所拟，下卷名目自然不需要有那个并不妥当的更改；如为组对之后所拟，现用名却为组对前之目，此举也便没有意义。所以，《显孝寺堂头三喝》的七字题或当为冯氏改编底本名目的留存。

二、“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异文及《古今小说》版本问题

以上所论均为正文注引标目，与此相对的还有正文所使用的标目，这些标目也会与目录有出入，这样的例子在“三言”中为数并不少，有些是无意的刊误，有些却可以透露出“三言”标目斟酌损益的痕迹。以下对两处的异文进行深入的考辨。

先看《喻世明言》卷三十七，目录为“梁武帝累修成佛”，正文却是“梁武

①晁琛：《晁氏宝文堂书目》，第128、114页。

②参见陈桂声：《话本叙录》，第204页。按：其云“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十亦收入，题为《佛印长老度东坡》（目录作《明悟禅师赶五戒》）”，显为误记。

帝累修归极乐”，二者似乎文异而意同，实却不然。我们先结合文本探讨一下，究竟应该是“成佛”还是“归极乐”。

小说所述的梁武帝前身是一只“白颈曲蟾”，因听经“讨得人身”，舍身入寺，即为范道。后来坐化之时，长老特意叮嘱：“安净坚守，不要妄念，去投个好去处。轮回转世，位列侯王帝主，修行不息，方登极乐世界。”这句话自然是对范道其后投胎财主家而成为黄复仁、再转世为梁武帝张本，那么梁武帝的结局自然是“登极乐世界”了。此后作品也反复点出这一点，如黄复仁道心不坚，童小姐带他去见空谷祖师，祖师赐二人口号云“跳出爱欲渊，渴饮灵山泉。夫也亡去住，妻也履福田。休休同泰寺，荷荷极乐天”；最后武帝的结局是：“既为侯景所制，不得来见支公，所求多不遂意，饮膳亦为所裁节。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荷荷而殁，年八十六岁。”再后亦用同类小说之惯技：有人遇到了已经去世的武帝，武帝托他带书给亲人，并说“朕功行已满，与长老往西天竺极乐国去”——从这些细节尤其是他死亡时的描写可以看出，对于结局的设计，作者并没有要表现武帝通过修行最后获得“佛”的品级的意思，只是强调他因为“修行不息”而从最初的曲蟾修成人身并终于跳出轮回身登极乐罢了。

那么，目录为什么改为七字的“梁武帝累修成佛”了呢？其实，想一下“三言”标目奇偶两则对仗的规则就会知道：卷三十八标目为“任孝子烈性为神”，为七字目，卷三十七在正文中使用标目或可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规则，但目录却会彰显出它在形制上的不当，所以，正文便用了原初的标目，目录只好不顾文意而削足适履了。

此外，这则标目在插图图题上的异文，还涉及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天许斋本及尊经阁所藏本《古今小说》的先后关系问题^①。此二本之先后向来说法不同，孙楷第对前本的描述是“界已有磨灭处，似尚非初印”，而于后者则曰“或系初印本”^②，可知孙楷第当未见后本，所言不过据长泽规矩也之语推测者；但此后论者多坐实了长泽规矩也的说法^③，以后者为前者的覆刻。近来日本学者广泽裕介接连发表文章对此二本进行研究^④，他不仅认为尊经阁本早于内阁文

①学界很多人直接将此二本皆当作天许斋本，如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严绍璿：《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2008-2009页），实不妥当。

②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页。

③参见大塚秀高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古今小说》条所撰叙录，第84页。

④[日]广泽裕介：《尊经阁文库收藏〈古今小说〉の成立》及《〈古今小说〉二種の文字异同一览及先后问题（稿）》，分别载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四号及第五号，1998、1999年。

库本,而且进一步认为前者为此书之初刻^①。他的论据恰来自此卷,即认为此卷标目当为七字的“梁武帝累修成佛”,以与下卷的“任孝子烈性为神”相对,而内阁文库本为“梁武帝累修成佛道”,多出一字与下卷不相对偶,故当为后刊^②。

首先,仅从版刻面貌上看,尊经阁本插图之线条与字迹均颇清晰,并无补板痕迹^③。内阁文库本插图有些模糊,图题分为两行,第二行为“道 素明刊”字样,广泽裕介认为后者第二行的首字为后加,其实,据笔者看,很可能整个图题都是后来补刻的。因为内阁文库本全书八十幅图的图题文字线条大多颇模糊,笔画亦不甚粗,偶有若断若连处,此题笔画却粗重清晰,字体似亦稍大,最重要的是,题上有一条清晰的横线,显然是挖去原题补刻拼入的痕迹。这样看来,确如广泽所论,尊经阁本早于内阁文库本。

不过,若细寻二本之标目,或会有新的看法。尊经阁本插图图题“佛”字下有一个“ノ”,似乎是“道”字之残文;内阁文库本则在第二行补一“道”字,使此图题成为八字的“梁武帝累修成佛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来,原因很可能仍在下卷之标目——其实,下卷之目原本或亦为八字者。任珪的故事早有流传,《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续编》均著录有《任珪五颗头》的无名氏杂剧^④,《宝文堂书目》亦载有“任珪五颗头记”的话本名目^⑤,可见冯氏此文是有传承的,而此刊本卷三十八第二幅图的图题为“任珪捉奸杀死五人”,从标目的叙述内容上看与此前的名目极为相近,冯氏最初所拟之目或即为此。据笔者目验,天许斋刊本共有八十幅插图,其中四十三幅均有叙述性图题,这四十三幅图涉及二十七卷(有些卷有两个叙述性图题),其中有二十一卷图题即为本卷标目,这个对应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另外,这二十七卷中,有十五卷的两幅插图上均有叙事性标目,其中有四卷图题与标目有出入;余十二卷仅有一幅插图有

①参见《〈喻世明言〉四十卷本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十二辑)所列“‘三言’诸版本の相互关系”图。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学者陆树仑的研究,陆树仑早在1963年即发表《〈三言〉的版本及其他》一文,后收入论文集《冯梦龙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此文指出,现存以“古今小说”为名的天许斋刊本并非原刻本,原刻使用的名字当即为“喻世明言”,很可能就是绿天馆的刻本。这一说法笔者以为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这里只讨论尊经阁本与内阁文库本的先后,而不讨论孰为原刻。又,广泽裕介此文提出一个极有趣味的话题,即《喻世明言》应当刊刻过四十卷本,如果能参以陆氏之论,当会有更可靠的证据支持。

②关于《古今小说》的版本沿革问题,现经广泽裕介与大塚秀高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明朗,因为他们不但详细对比研究了内阁文库本与尊经阁本,还新发现了存世三十四卷的法政大学图书馆藏本(他们简称之为“法政大学本”,此简称易有歧义,实可称为“法政大学藏本”),经过研究初步认定,尊经阁本最早,其次是法政大学藏本,接下来才是内阁文库本,而且,后二本与前本尚非一个版本系统。参见大塚秀高:《关于〈古今小说〉的版本问题》,《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③此本插图承李金泉先生惠赐复印件,谨致谢意。

④参见邵曾祺编著:《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1页。

叙事性图题者,除要讨论的第三十八卷外,有三卷的图题与标目不同,余八卷均完全相同。那么,这“任珪捉奸杀死五人”的叙事性图题为原本标目的可能性也就很大。然而,在刊刻甚或是创作的过程中,此标目有过改动,将命名的重心从注目于“捉奸杀人”的故事性移于对任珪“烈性为神”的宣扬上去了,标目也相应地有了改动并成为七言——这一变动一方面引起了前文所论卷三十七正文标目与目录的不同,另一方面其实也造成了插图图题文字的尴尬:刊刻者为了目录的整齐,不得不把卷三十七原本的八字目刻为新的七字目,以与卷三十八的七字目对应,刻成后却发现与后者插图的图题仍为八字;只好对新的“梁武帝累修成佛”七字再施手术,所以便补出不伦不类的“道”字在后边。可惜的是,补上这个字也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不但“梁武帝累修成佛道”这个题目杂糅不通,而且还造成了新的矛盾,那就是与本卷A面的图题发生了龃龉,A面图题在内阁文库本中较为模糊,但仍可以看清为七个字,尊经阁本很清楚,是“支道林同泰参禅”。据笔者统计,《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有二十五卷插图为两图皆有叙事性图题者,其中有十七卷前后两图题字数相同,可以看出,这种相同是刊刻者有意为之的结果,那本卷A图与B图图题分别以“支道林同泰参禅”与“梁武帝累修成佛”相配,但新加了“道”字后这两幅图的标目便不等了。从这个角度看,尊经阁本自然是先经历了补刻一“道”字的阶段,又有刊刻者看到与A图的不对应,于是便又将此字剝去,却挖而未净,留下一个“ノ”的痕迹。那么,这个版本又很可能比正处在补字阶段的内阁文库本晚。所以,此二本在版面上的清晰度或许并非版本之前后,而是不同版本印次之先后罢了。

三、“况太守路断死孩儿”与《警世通言》卷次混乱问题

《警世通言》“况太守路断死孩儿”一卷也有七言与八言二目^①,亦值得探究。

其实,《况太守》与《皂角林》二卷的标目在目录与正文中均不相同;而且,正文标目(也正是后世出版《警世通言》的常用标目)在“三言”六十组标目中也是最拙劣的一组;甚至,兼善堂本至此二卷的卷数亦突然混乱起来。以上情况表明,这两卷确有问题。然而,历来学者著录、介绍此本时,多会说明卷数的不合,却似未探讨过其中的缘由。其实,此收卷数的混乱与标目的混乱是

^①在论述《警世通言》前先需对版本作大致梳理。陆树仑:《〈三言〉的版本及其他》一文认为兼善堂本“篇目的卷次如此混乱,可见也不是原刻本”(《冯梦龙散论》,第14页),其实,这些混乱恰足证其为原刻本或原刻之覆刻本,因为如果是重刻本的话,这种性质很严重但很容易调整的误差自可避免。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金陵兼善堂本为原刊本,然已佚,现存者为后修本(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第179页大塚秀高叙录)。所以,其书亦为原刊本之系统。

有关系的。为清晰起见,将此数卷勒为下表^①。

目录	正文(版心卷次同)	插图版心卷次及插图内容
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第三十三卷(乔彦杰)
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第三十四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第三十四卷(王娇鸾)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路断死孩儿	第三十五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	第三十五卷(福禄寿)
第三十六卷 赵知县火烧皂角林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第三十六卷(皂角林)
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第三十七卷(山亭儿)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第三十八卷(鸳鸯会)
第三十九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	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第三十四卷(况太守)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第四十卷(旌阳宫)

前文说过,《况太守》卷入话中用了玉通禅师事,并称其“却好与玉通禅师的故事做一对儿”,所以前文推测在《喻世明言》中,作者本拟以此与玉通禅师事组对的,后来改用更合适的《明悟禅师赶五戒》,《况太守》一篇便被移置于冯梦龙系列创作的第二部中了。从上表可以看出,《警世通言》后八卷之乱最大的根源在于出现了两个“卷三十四”,这也正佐证了笔者前文的推测,即在《警世通言》中,作者本来已有对于第三十四卷的安排,即目录与插图中均标示的《王娇鸾百年长恨》,此七字目与上卷的《乔彦杰一妾破家》也恰为对仗。但后来作者又新添了《况太守》,作者在为“乔彦杰”事配组的事上有些举棋不定,因为《况太守》与《乔彦杰》均为“淫近杀”的故事,二者总体构架颇类,前者在故事的高潮部分说“地下新添冤恨鬼,人间少了俏孤孀”,后者亦云“东岳新添枉死鬼,阳间不见少年人”,何其相似!这种举棋不定反映在刊本中的便是此二卷之卷次在整个《警世通言》中,除目录中分别为“第三十四卷”及“第三十五卷”外,余正文所标卷次与版心卷次及插图版心卷次均为“第三十四卷”。一部作品自然不能有两个“三十四卷”,如果仅个别地方如此尚可解释,这种系统性的重复就无法用刊刻之偶误来解释了。此外,这两卷的正文也极其混乱,《况太守》共十八叶,却与《王娇鸾》的正文交错插入,即:二叶《况》、四叶《王》、六叶《况》、二叶《王》、四叶《况》。到了《王娇鸾》,情况亦与此同,只是位置正好互倒罢了。

《况太守》篇的标目亦有可论。首先,究竟是目录的“路断”还是正文的“断”呢?况钟并非扬州府的太守,更非仪真县的县令,仅仅是赴苏州府太守任路过仪真而已,所以文中也说“况爷因这仪真不是自己属县,不敢自专”等语,故“路断”二字更为切合,但正文中又有“这一家小说,又题做《况太守断死孩

^①此表主要以《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91年)第三十二辑所收影印兼善堂本为对
准,《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所收虽为同本,然后者因“原书目次和
正文以及个别叶子均有错乱,影印时作了调整”,已大失原貌,不足为据了。

儿》”一句注引了小说的标目,这可以证明七字标目起码是刊刻正文时所用的原始标目。为何会出现此种矛盾,请试释之。

此篇本来标目当为八字,然后来作者想将两篇“淫近杀”的故事配为一对,故不得不将此题改为与卷三三相同的七字,于是将下目硬删一个“路”字,结果字数对则对矣,文义却颇为拙劣。而原本的第三十四卷却被置于第三十九卷的位置上了,但其正文与版心却已刻为“卷三十四”了。且因版心的相同而发生了与《况太守》篇的错简——第一次错简的发生亦可寻出来源:二篇第二叶最后一个词都是“不觉”,版心又都是“卷三十四”,便产生了误接。对于两个卷三四自然需要调整:正文、插图、目录似乎体现了作者调整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正文做出的上文提及的安排,然后仍觉不妥,以标目论,还是“王娇鸾百年长恨”与上一卷对得更好些,于是便把此二卷又调了回来;这一思路在目录中也得到了印证,因为目录是一个整齐的标目群,对于书籍的销售影响很大,所以刊刻者自然会谨慎从事,他也许仔细考量了最后八卷,卷三四仍依插图所改,但《况太守》篇也不能简单充当卷三十九,因为与“旌阳宫铁树镇妖”也没什么叙事意义上的可对性,所以便将其与原卷三十五换了一下,将其与《皂角林》组对,于是,也便恢复了原八字目,而卷三六本与卷三五组对,标目为七字,作者便将此改为八字“赵知县火烧皂角林”,当然,这个标目所述仅为作品前的一个楔子,尚非正文,故作为标目并不合格,原因就在于它是为了与前目搭配而补拟的标目。

今人整理古代小说,对于目录与正文不同而无明显正误的情况,一般都会以正文来订正目录,这是较为妥当的。但《警世通言》的整理却有些例外,据笔者所见数种整理本,标目确从原正文之标目,但目录与正文的篇目次序却又尽从原目录排定,且并不加注说明,似乎其书原即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疏忽,或许均认为这里正文卷数的不对榫是刊刻之误,类似于“错简”,故纠正过来也不用注明。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即使不同意这种推测,也或可承认,正文卷数的歧异,绝非“错简”所能解释的,因为其所“错”者均是整卷整卷的“错”。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